

# 元代鄂西南土家族诸蛮洞及土司史迹考<sup>1</sup>

田敏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土司时期是土家族重要的历史时期。土家族土司始于元代,但相关的文献记载并不多,且相互矛盾之处多见,使得元代土家族土司历史一直较为模糊。通过对最为典型的鄂西南土家族土司的元代史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对记录土家族蛮洞活动与土司设置的诸多矛盾史料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元代鄂西南土家族蛮洞分布与土司设置的格局。

**【关键词】**元代;鄂西南;土家族;土司;土司制度;土司设置

**【中图分类号】**K280.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5-0056-07

土司时期是土家族重要的历史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形成,历经明、清两代,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有着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家族土司的活动与史迹,见于文献较多,且相对完整,但有元一代的史迹与记载,则多阙如,只零星散见在各类文献中,且许多材料语焉不详,前后矛盾之处甚多。所以,一直以来,关于元代土家族土司的历史面目并不十分清晰。自秦汉至元,鄂西南地区一直是土家族先民活动频繁的世居之地,这里的土家族先民是当今土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元代鄂西南土家族土司的史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以期形成元代鄂西南地区土家族土司较为系统的历史面相。

## 一、散毛诸蛮洞的归附与散毛、师壁、又巴诸土司的始置

1. 散毛诸蛮洞的归附。元朝对鄂西南地区的占领,最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元史·阿里海牙传》载:至元十二年四月,阿里海牙率元军攻至两湖间,破沙市,入江陵,又“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传檄郢、归、峡、常德、澧、随、辰、沅、靖、复、均、房、施、荆门及诸洞,无不降者”。至此,今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北、东、南三面均为元军所占领,世居于此的土著蛮酋们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投附于元朝。

又巴、散毛洞是最初归附元朝的鄂西南蛮洞。《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诏谕又巴、散毛等四洞番蛮酋长使降”。散毛蛮此前已见于史籍,万历《湖广总志》卷66云:“蔡邦光,至元十三年(1273年)攻施州,夺其城,征散毛,卒。”蔡邦光,元朝征南元帅,在此次征讨散毛的战役中身死,这说明至元十三年,元朝已开始了对鄂西南土酋的征服,而当时的散毛洞蛮具有相当的实力。《元史·杨文安传》载:“辩士玠谕降散毛洞蛮,以散毛两子入觐,因进言曰:‘元帅蔡邦光昔征散毛蛮而死,可念也。’”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世祖“赐招收散毛等洞官吏衣缎”<sup>[1]</sup>,表明世祖对征服散毛等鄂西南诸洞的重视。

散毛土酋的归降是一个标志。此后,鄂西南诸洞土酋相继附元。《新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七年,施州市备、大盘、散毛等洞纳款”;十八年,蛮酋向贵誓用等降<sup>[2]</sup>;十九年九月,蛮洞(又巴洞)向世雄兄弟降<sup>[1]</sup>,十一月,“四川大盘洞向臭友等人朝<sup>[3]</sup>”。从诸史籍的记载看,这一时期,以散毛、又巴、大小盘

收稿日期:2017-06-03

作者简介:田敏,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社会学、旅游人类学。

洞、市备（师壁）、容美等洞为代表的鄂西南诸洞土酋都归附了元朝。以今之地理观之，散毛洞在今鄂西南来凤县境，又巴洞在今宣恩县境，容美及大小盘洞在今鹤峰县境，师壁洞则在来凤与宣恩县之间。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七月，又巴、散毛洞举行大规模的反抗，元世祖“敕荆湖、四川两省合兵讨又巴、散毛洞蛮”。“时思路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僚叛服不常，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川行省讨之。”又巴、散毛的反抗正是当时诸界蛮叛中，记载明确、规模最大者之一，故成为这次大征讨的主要攻击点。这次大征讨以时任四川南道宣慰使之李忽兰吉为帅，兵分四路，“凿山开道，绵亘千里，诸蛮设伏险隘，木管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者，皆尽杀之。遣谕诸蛮酋众率众来降。<sup>[4]</sup>”这次大规模的征讨活动，最后是以散毛酋长谭顺的“力屈始降”而结束，再次证明至元间的散毛洞在鄂西南诸洞蛮中，是势力最大者。此役后，元朝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统治才最终确立并稳定下来。

从以上看，元初至元年间，鄂西南洞蛮部落众多，实力最强者为散毛、又巴二洞，因而多见于史。元朝在鄂西南最早建立的土司衙门，也就在这里。

2. 又巴安抚使授职。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以向世雄等为又巴洞安抚大使及安抚使，此为元代在鄂西南较早授予的土司职衔。

3. 师壁洞安抚司考。《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赐师壁洞安抚司、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印。”师壁洞《元史·地理志》作神壁洞。师壁洞与散毛洞是何关系？这是一个很容易混淆史家的问题。嘉靖《湖广通志》卷20“施州”云：“散毛废，师壁宣慰司，初为师壁洞，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置师壁宣慰司，三十年四月改宣抚司，领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同治《来凤县志》卷4“地輿志·沿革”亦云：“至元中，又置神壁洞宣慰司，在县东南十五里之散毛关，本名师壁洞，寻改宣抚司，领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此所载师壁宣慰司，并不见于《元史》等正史，《元史·地理志》所列宣慰司、宣抚司衙门下并无，而在安抚司衙门下为师壁洞，故应以采信师壁安抚司为宜。

据《元史·顺帝本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土官墨奴什用降”，说明到元末为止，师壁安抚司仍存，这与至元间赐师壁安抚司印的记载是一致的。《来凤县志》卷27“土司志”又称，师壁洞“前时或见散毛或并入散毛”。看来，师壁洞为散毛洞近邻，元朝廷为了牵制散毛，在其临近又设置一个师壁土司，应属历史事实。

4. 散毛土府的设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师壁、散毛勾答什王等，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三十一年四月，“四川散毛洞覃顺等来贡方物，升其洞为府。”此处散毛洞覃顺当即至元二十一年被李忽兰吉等四路大征讨、“力屈始降”的谭顺无疑，后世散毛土司世为覃姓，谭即为覃。土府是文职土司中级别最高的衙门，元朝在散毛洞地设置府级大土司，授其酋长覃顺为土知府，表明朝廷对散毛洞蛮的重视，特设高级别土司以安抚之。

散毛土府及师壁、又巴二安抚司的设置，对这一地区各蛮洞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此后直到元末，这一区域反朝廷的土著反叛活动甚少。

## 二、容美诸洞蛮的活动与容美诸土司的设置

至元以后，频见于史的是鄂西南东部地区以容美洞为首的诸洞蛮。容美洞，诸史又称容米洞或新容米洞（今湖北鹤峰县），始见于史的年代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招捕总录》四川门至大元年三月条载：“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洞等兵侵者等对抗洞，既其出降，遣墨施什用、答是什用赴阙。五月，

---

归州巴东县唐伯圭（巴东知县）言：十七洞之众，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壮士兵一千，余皆不足惧也。若官军讨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红砂寨直趋容米、玩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其一，从苦竹寨抵桑厨、上桑厨、抽拦洞；其一，由绍庆至掌摩、大科、阳蔓师、大翁迦洞；其一，征又巴洞向十万、大帝什用洞兵接应，如此可平。”又《新元史·地理志》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诸部蛮夷新容米洞条载：“容美即容米也。至大元年，唐伯圭言：十七洞之众，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兵一千。”《新元史》所载是对《招捕总录》记载的转录。此一史料，称得上是元史史籍中，记载鄂西南土家族洞蛮史迹最为详细的一条重要材料。

1. “容美十七洞”考。以往的研究对“十七洞之地”或关注不够，或未予深究，本文略考以证之。所谓“十七洞之地”，在上述这段记载中已见其大半，其中：

常丰洞。史料中的大弟什用应是常丰洞土酋，《招捕总录》广西两江门下载：“至大二年（1309年），常丰洞蛮大弟什用纠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蛮劫掠永宁之阿那禾砦。”书的作者将这条史料系于广西两江门下是明显的失误，因为散毛洞在鄂西南来凤境。又据《宋史·地理志》，施州（今湖北恩施市）有永宁寨，故大弟什用所劫永宁之阿那禾砦等也当在今恩施市境内。大弟什用“纠集”散毛等洞蛮劫掠施州，可证常丰洞在今恩施以南宣恩、来凤接壤之地。

阿者洞。“侵者等洞”，应该是“侵阿者等洞”，阿者洞见《新元史·地理志》“诸部蛮夷”条，隶怀德府，在明清容美土司境内。

玩珍洞。《新元史》作坑珍，坑可能是“玩”之形误，今鄂西南宣恩县中部明清忠洞土司境内有一个珍山，东与明清容美土司境相邻，疑与玩珍洞地名相关。

卸加洞。《新元史·地理志》“诸部蛮夷”条下列有谢甲洞，隶怀德府，应就是《招捕总录》中的卸加洞，也在明清容美土司境。

桑厨与上桑厨。应即元时属新添葛蛮安抚司的上桑植、下桑植，即今湘西桑植县、明清桑植土司地，与容美土司地相连。

抽拦洞。抽拦洞与桑厨并列，为唐伯圭所言四路进攻线路南线的攻击点，说明抽拦洞在容美与桑厨洞附近。

大翁迦洞。《读史方舆纪要》卷182“施州卫大旺安抚司”云：“元时以大旺地大翁迦洞属师壁安抚司。”可知大翁迦洞即后来的大旺土司，地在今来凤县中、东部，与容美土司境相邻。

从巴东知县唐伯圭所言的进攻路线也能佐证以上诸洞蛮的地理方位。

其一，“自红砂寨直趋容米、玩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据雍正《湖广通志》卷13“关隘志·巴东县红砂堡”条、《大清一统志》卷273“湖北宜昌府关隘门红砂堡”条、光绪《巴东县志》卷1“县疆域图后二都分图”等记载可知，元时红砂寨即明清红砂堡，在今巴东县南境。由于此地邻近容美，明清以来，一直派兵驻守，是巴东县南扼防容美土司的主要关隘之一，故自红砂寨趋容米等诸洞，实为自北向南的进攻线路。容美、玩珍、卸加诸洞已如上考均在容美土司今湖北鹤峰境，昧惹、阿惹、石驴诸洞也当在容美土司境。

---

其二，“从苦竹砦抵桑厨、抽拦洞”。考苦竹砦(寨)，今湖南桑植县东的石门县西北有苦竹溪，慈利县地有苦竹山<sup>[5]</sup>，应该就是苦竹砦的所在，由苦竹砦抵桑厨至容美境，这是自东向西的进攻，可知苦竹砦、抽拦洞在容美土司东境，今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接壤之地。

其三，“由绍庆至擘摩、大翁迦洞等洞”。元绍庆路治今渝东南彭水县，大翁迦洞在今鄂西南宣恩县中、东部，可知，这是自西向东的进攻路线。

其四，“征又巴洞向十万、大帝什用洞兵接应”。又巴洞在今宣恩县境，在容美洞南部；大帝什用即“大弟什用”，常丰洞主，在宣恩、来凤之间。这是南路的接应军队。

从上述看，唐伯圭建议的进攻路线，分东、南、西、北四路，兵锋所指的是以今鄂西南鹤峰县为中心的明清容美土司及其邻近地区。号称“十七洞之地”，表明该地区元代前期还是一个诸多蛮洞各自为阵，同时又相应地结为一个地区集团的土著群体。这一区域的土著群体，应不包括又巴、散毛、师壁等当时势力已颇为强大的诸洞。从地理方位上看，虽然都在鄂西南这一大区域内，但前者在西、后者在东。从土司建置上看，前者散毛土府、又巴、师壁安抚司立于前，而后者怀德府、盘顺府立于后。需要注意的是，“十七洞”之说并不绝对，以后又有“九洞”、“十二洞”、“二十一洞”诸说，均见于《元史》。<sup>[6]</sup>

上文提到“有壮士兵一千”的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等三洞中，罔告洞此后不见记载，抽拦洞在元末置长官司，惟容米洞(容美洞)逐渐成为这一地区各蛮洞的首领。《元史·武宗本纪二》载，至大三年(1310年)四月，“容米洞田墨纠合蛮酋，杀千户及戍卒八十余人，俘掠良民。”《元史·泰定帝本纪一》载，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四川行省遣使谕降九洞，余发兵捕之。”三年四月，“容米洞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湖广行省遣九姓长官彭忽都不花招之，毋先什用等九洞降，余发兵讨之。”容美洞成为地区蛮洞首领，不断扩充势力，频频活动，对外扩张，引来朝廷对它的多次剿捕。因多次东侵长阳，使得当时的长阳县不得不设梅子八关以备之，《大明一统志》卷62云：“梅子八关，俱在长阳县，四临江南，四临江北，元时建以备洞蛮也。”(此处江指鄂西南清江)

2. 容美土司的设置。《元史·武宗本纪二》载，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四川行省绍庆路所隶容米洞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寨，当调兵讨捕，遣千户塔术往谕田墨施什用等来降。宜立黄沙寨，以田墨施什用为千户。”田墨施什用即田墨。容美千户的设置，应是容美土司设置之始。

关于容美土司的始置，同治《宜昌府志》卷3“沿革”曰：“至正十一年(1351年)，立四川容美洞军民总管府，志鹤峰设官之始也。”民国《湖北通志》卷14“輿地志”又曰：“(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容美宣抚同知田世琪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始进开熙二年颁给，乞改宣抚司为军民府，部议不当更，古印宜缴，从之。开熙当为开禧之伪，是容美设土官，自南宋时已然，而四氏世袭者历数朝。”南宋开禧时在容美洞地是否置镇南军民府，《宋史》未载，明代土司有许多假借名目以求升职的事例，古印真伪本难认定，故以容美之设土官自南宋始，尚难置信。至正十一年立容美洞军民府见诸《元史》，但至大三年以田墨施什用为黄沙寨土千户在前，土千户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土官，但终究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所以，鹤峰设官之始或曰容美设土官之始，严格说起来，不应始自至正十一年立军民总管府，而应溯自至大三年田墨施什用任容美黄沙寨千户之时。

由于容美诸蛮洞反叛不断，到元朝中后期，朝廷更加注意采取招抚政策，广泛授各蛮洞土酋为大小土官，同时，又设巡检司以控制之。泰定四年(1327年)六月，“绍庆路四洞蛮酋阿者等来降，并命为蛮夷长官，仍设巡检司以抚之。<sup>[7]</sup>”所谓阿者四洞，即《新元史·地理志》所载延佑七年(1320年)“人寇”的谢甲洞、阿者洞、恩石洞、安坝洞，均在容美洞地区。四洞在泰定末年为朝廷招降，于其地遍立长官司。又据前引

《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元朝在容美“生蛮十二洞”地遍立长官司。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容美诸洞包括散毛地区各洞，与元朝的关系大为改善，朝贡不绝。至顺二年七月，“怀德府洞蛮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来贡”；三年四月，“四川师壁、散毛、盘速出三洞蛮野王等二十三人来贡方物，……四川大盘洞谋者什用等十四人来贡方物”<sup>[8]</sup>。

3. 怀德土府考。由于容美等众多蛮洞的存在及其频繁活动与势力扩张，至大二年（1309年），元朝在此设怀德府。

怀德府的设置时间见《明史·地理志》：“上爱茶峒长官司、下爱茶峒长官司：二长官司俱元容美洞地，至大二年，置怀德府属四川南道宣慰司。”

怀德府地望，史籍有不同记载。《元史·地理志三》将怀德府与绍庆府并列，曰“领州四，阙。来宁州、柔远州、酉阳州、服州，皆阙。”《新元史·地理志六》也将怀德府与绍庆路并列，以怀德府领来宁等四州，其中酉阳州下注云：“宋思州，又改酉阳州，元初因之，领县三：务川、中水、宁夷。”而《蒙兀儿史记·速哥传》则载：“（至元）五年，立德州。注《元史》地志：四川省无德州，有怀德府，注云阙，而所隶来宁、柔远、酉阳、服州，注云皆阙。它三州不可考，而酉阳则至今未改名，可略知怀德府地望所在矣。”从上引史料看，《元史·地理志》以怀德府为“阙”，说明作者并未将怀德府地点定在容美洞地区，《新元史》比《明史》晚出，也并未采用其怀德府在容美洞地的观点，同时指明，怀德府下之酉阳州即渝东南之酉阳州。同样晚出于《明史》的《蒙兀儿史记》则明确认为，既然酉阳州即渝东南酉阳州，从酉阳州的地理“可略知怀德府地望所在矣”。也就是说，《蒙兀儿史记》的作者认为怀德府地望在酉阳州所在的渝东南地区。尽管《元史》与《新元史》并未明确这样写，但或许这也就是二史将怀德府并列于渝东南绍庆府（路）之理由。

笔者认为，怀德府应在容美洞地区，应是以容美洞蛮为基础设置的土府，考证如下。

《元史·文宗本纪四》载，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怀德府洞蛮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来贡，还所虏生口八百余人，给其家。”田先什用即容美洞主，《元史·泰定帝一》载，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夔路容米洞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三年四月，“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田先什用既称怀德府洞蛮，又为容美洞主，自然怀德府在容美洞地区。又据《蒙兀儿史记·图帖睦尔汗纪》，至顺二年（1332年）二月，“四川行省招谕怀德府驴谷什用、田先什用等四洞及生蛮十二洞，皆内附，诏升其府为宣抚司”。据《新元史·地理志六》，驴谷什用为阿者洞主，“阿者洞：延佑七年（1320年），慈利州贼结怀德府阿者洞驴谷什用等人寇。”此处“慈利州贼”即慈利州山民贞公，见《新元史·英宗本纪》载：延佑七年九月，“慈利州山民贞公纠合诸洞蛮酋叛”。阿者洞既能与慈利州“贼”合谋为寇，表明它处在今湖北鹤峰与湖南慈利交界地带的容美洞地区。又同治《恩施县志》卷8武勋曰：“李达可：至大中，谢甲、阿者、容美等洞叛，行省辟达可往招谕之，酋长出降，因设十寨控扼之。”阿者与谢甲、容美等洞合叛，也是其在容美洞地区的证明。《蒙兀儿史记》将阿者洞主驴谷什用称为怀德府驴谷什用，以阿者洞在容美洞地区，则又可说明怀德府也在容美洞地区。

以怀德府所辖酉阳州、服州、柔远州、来宁四州地望分析，怀德府在容美洞地区也属可信。酉阳州即位于渝东南之酉阳州（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元史·地理志》等已指明。服州，无其他史料可考。余两州可考如下。

柔远州，《新元史·地理志六》“诸部蛮夷·散毛洞”下云：“元初为柔远州”。《读史方輿经要》卷82“施州卫散毛宣抚司”也云：“宋为羈縻富州地，寻为柔远州地，元初因之，寻曰散毛洞。”很明显，

柔远州就在散毛洞地。至元三十一年置散毛府后，柔远州之称应不再指散毛之地，据《元史·英宗本纪》载：至治二年（1322年）十二月，“绍兴路柔远州洞蛮把者为寇，遣兵捕之”。中华书局本《元史》校勘记注：“按本书卷六地理志，柔远州属四川怀德府，与浙江绍兴路无涉，此处书绍兴路，史文有误。”校勘没有指明具体是何误，其实绍兴路很明显即绍庆路之误。《元史·泰定帝本纪二》载：泰定四年（1327年）六月，“绍庆路四洞酋阿者等来降，并命为蛮夷长命，仍设巡检司以抚之”。这里的阿者即前文的“把者”，也即前已论定属于容美地区的阿者洞。容美洞地区在元初曾一度归属于绍庆路，泰定以后才转归夔路，故《元史》、《新元史》往往又把容美诸洞列在绍庆路下。以把者（阿者）洞在容美地区，所谓绍兴（庆）路柔远州也当在容美洞地区。

来宁州，据《元史·武宗本纪》载：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绍庆路所隶容米洞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寨，……遣千户塔术往谕田墨施什用等来降以田墨施什用为千户、廖起龙为来宁州判官、田恩远为怀德府判官。”据同治《恩施县志》卷23“选举志”载：“廖启龙，崇教乡人，至大中，容美等洞叛，同千户塔术讽酋长墨施什用出降，升永宁叛官。”比较两条史料，很容易看出，廖启龙即廖起龙，永宁叛官即为来宁州叛官之误。廖起龙以施州土人同塔术谕降容美洞酋长田墨，因功与很可能是容美洞土著的田恩远分别授来宁州与怀德府叛官，正与来宁州属怀德府的记载相合，笔者也因此可基本确定来宁州在容美洞地区。

以上，怀德府属四州除服州无考外，其余三州有两州在容美洞地区，由此，可以大致判明，怀德府的主要辖地在鄂西南容美洞地区。而至于该府为何又包含渝东南酉阳州地而有之，尚可存疑，因为酉阳州在散毛之西，怀德府若辖有酉阳，势必跨散毛土府而领之，于理不符。

元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诏升怀德府为宣抚司<sup>[8]</sup>。元代在民族地区设置的宣抚司为土司无疑，从怀德府升宣抚司，也能反证怀德府是土府。

4. 盘顺土府的设置。容美地区大盘洞因朝贡而得到元朝的额外恩宠，于其地立盘顺土府以抚之。《元史·顺帝本纪一》载：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四川大盘洞谋谷什用遣男谋者什用来贡方物，即其地立盘顺府，以谋谷什用为知府”。

关于盘顺土府的设置时间，《元史·顺帝本纪五》又云：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四川未附生蛮向亚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立盘顺府”。据《新元史·地理志》，向亚甲洞即谢甲洞。谢甲洞与阿者洞同在容美地区已如前述，说明盘顺府也是在容美地区。至于设府时间及土酋姓名的不同，民国《湖北通志》卷14已有考：“墨得什用当即谋者什用，前既立府，以其父为知府矣。十二年复云立府，盖一事而误复出者。”可知两条史料人物并不矛盾，而立府时间则应以前说元统二年为准。《明史·地理志》记明代盘顺长官司沿革，也谓“元元统二年正月，置盘顺府”，可证此说。

### 三、元末土司势力扩张及鄂西南土司格局的形成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大规模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鄂西南地区正处在徐寿辉红巾军的活动范围之内，为了牵制、抵御和削弱天完红巾军的攻势，元朝对鄂西南土司蛮酋采取了拉拢优待的笼络政策。一方面，普遍超常提升原有上司的官品规格，同时又新授大量土司职衔，给土家族土司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元末，鄂西南诸洞蛮反叛多见于史。见于《元史·顺帝本纪》的有关记载就有：至正八年（1321年）元月，“湖广行省遣使献石壁洞（应即师壁洞）蛮捷”；十一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

土官田墨奴什用降”；十二年三月’“四川未附生蛮向亚甲洞（即谢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等等。诸蛮洞频繁的反叛活动,说明元末天下动乱之际,鄂西南诸土司蛮洞也都跃跃欲试,借机扩张势力,而一旦被朝廷招降,授予职衔或将原有土司职衔提升,其扩张势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元末鄂西南诸洞蛮的活动主要也就体现在反叛与征讨以及土司职衔的升降中。

元末鄂西南诸蛮洞的活动与土司的升降裁汰,各史、志记载矛盾,错讹处甚多,史家若只引一面之词,则难免以讹传讹。特梳理考证如下:

1. 宣慰司的设置。(1)施南宣慰司。嘉靖《湖广通志》卷20“施州”载:施南洞蛮,“至正二年(1342年)叛,都元帅都磷招降,改施南道宣慰司”。《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卷82等所载同。鄂西南设宣慰土司,在整个元代初、中期是从未有过的。元末伊始,就设如此高级别的土司,并且是新立,足见元朝治蛮政策的改变。

(2)容美军民总管府。至正十年(1350年),“立四川容美洞军民总管府”[9]。容美洞在元代初、中期即为鄂西南东部地区诸蛮洞之首,但由于元朝在该地区置有怀德府、盘顺府,因而一直没有在容美本地设立较大土司,这或许也是当时控制容美的一项策略。此次容美洞军民总管府的设立,是对元初以来容美土司地位的正式认定,容美土司也藉此机会,使自身的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逐渐发展成为鄂西南众土司中的最强大者。

(3)宣化镇南军民府。至正十五年(1355年),置宣化镇南军民府,又作宣化镇南五路军民府,地在今宣恩县南境。《元史·百官志》云:“至正十五年四月,命于四川置立,提调军民镇抚所、蛮夷军民千户所。”该土司属元末新置,并由于其地处湘鄂西南边界要地,很快又升为宣慰司,《读史方輿纪要》卷82、嘉靖《湖广通志》卷20云其“寻更为湖南镇边茅岭洞宣慰使司”。

2. 宣抚司的设置。(1)散毛宣抚司。至正六年(1346年)七月,“散毛洞蛮覃全在叛,招降之,以为散毛誓匡等处军民宣抚使,置官属,给宣敕、虎符、设立驿铺”<sup>[9]</sup>。元朝曾于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在散毛地区设立散毛土府,此处不提散毛府而以散毛洞蛮称,说明散毛府或被裁废。

对散毛洞这次升为宣抚司的问题,《新元史》以为应是安抚司,其“地理志”“诸部蛮夷·散毛洞下”注云:“按《百官志》,有散毛洞安抚司,疑宣抚为字误也。”元末诸土司升降变动频繁,《元史·百官志》本未能尽数录之,如湖南永顺土司初为安抚司,元末升宣抚,而《百官志》不录,即为一证。《元史·顺帝本纪》明载散毛升宣抚司事,似不应因《百官志》之阙而换改之。这次散毛宣抚司的设立,一方面是对散毛蛮的安抚利用,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为鄂西南主要土酋势力地位的重新认定。此次授职,还是在散毛洞反叛的情况下,招降后实施的,元末散毛洞曾不止一次的反叛,如后至元四年(1311年)十一月,有“四川散毛洞蛮反<sup>[10]</sup>”。反叛朝廷反而得到提升,是元朝在元末动荡局势下对土家族土司被迫采取的委曲求全的策略,其笼络、招抚之意十分明显。

(2)容美洞宣抚司。《明史·湖广土司传》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弟光授等归附,说明至正十年所立容美洞军民总管府后又改为宣抚司。

(3)高罗宣抚司。由高罗寨长官司提升<sup>[11]</sup>,地在今湖北宣恩县境。

(4)隆奉宣抚司。《明史·地理志》云：“隆奉蛮夷长官司，元隆奉宣抚司。”该司《元史·百官志》不载，当为元末新置，地在今宣恩县境。

(5)龙潭宣抚司。嘉靖《湖广通志》卷20作“元置龙潭洞长官司，《读史方輿纪要》卷82，同治《咸丰县志》卷1，民国《咸丰县志》卷10等都作安抚司，但《明史·地理志》云：“元龙潭宣抚司，明玉珍改长官司”，道光《施南府志》卷2亦同，应以《明史》为是，地在今咸丰县境。

(6)隆中路宣抚司、龙渠洞宣抚司。分别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条与洪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条，有隆中路宣抚司同知南木什用、龙渠洞宣抚使墨吾什于墨备可宜朝贡明廷，纳元所授宣抚印。此二司应为元末新设，具体地点不详，但应属于鄂西南范围。

3. 安抚司的设置。(1)忠孝安抚司。《元史·顺帝本纪五》载：至正十一年（1351年）七月，“罢四川大奴管勾洞长官司，改立忠孝军民府”。至正十五年，改忠孝军民府为忠孝军民安抚司<sup>[12]</sup>。

(2)忠义安抚司。至正十五年，罢四川羊母甲洞、臭南王洞长官司，改立忠义军民安抚司。

忠孝、忠义二安抚司均为原长官司升置，其中忠义安抚司为羊母甲洞、臭南王洞长官司升置。据同治《利川县志》卷14载，忠义安抚司当在施南土司境内，其名以后不再见载，当是为施南土司所取代，成为施南土司的一部分了。

(3)盘顺安抚司。至正十五年，罢盘顺府改立盘顺军民安抚司。盘顺安抚司以后又可能设有元帅府，因为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盘顺土司归附明朝时，是以盘顺元帅的名目来朝附的<sup>[13]</sup>。

除《元史》上述记载外，鄂西南其余诸土司的升职、新设与变动，多见其他有关史志。其中，原怀德府“至顺中升宣抚司，至正中又升军民宣慰司”。升职的具体时间，据嘉靖《湖广通志》卷20，应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今湖北咸丰县《章氏族谱》称其一世祖覃启送，元末时曾授唐崖宣慰使，民国《咸丰县志》沿革引之，但《读史方輿纪要》等以其为千户所，该书卷82云：“元置长官司，寻更为军民千户所。”《明史·地理志》与《清史稿·湖广土司传》也都记为千户所，则应以此说为是。

(4)金峒安抚司。《明史·地理志》云：“金峒安抚司，元置。”据民国《咸丰县志》卷10“土司志”载，元置金峒安抚司，属施州。地在今咸丰县境。

(5)大旺安抚司。《清史稿·湖广土司传》云：“大旺安抚司，元至正置。”地在今来凤县境。

(6)木册安抚司。《明史·地理志》及诸方志均载元末置木册安抚司，地在今宣恩县境。

4. 高级别土司的设置。在以上宣慰、宣抚、安抚司以外，元末鄂西南还有两个高级别的土司，分别为：

(1)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嘉靖《湖广通志》卷20、《读史方輿纪要》卷82、《大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等均记载为元末所置，其余诸史志不提置府时间。从元初至元末的具体情势分析，似以元末始置更符合实际。在今湖北宣恩县境。

(2)东乡五路军民府。见于《明史·地理志》及道光《施南府志》卷2，而《方輿纪要》、嘉靖《湖广通志》与《清史稿》等均不提置此司，只云明玉珍时改宋、元以来细沙寨，置东乡五路宣抚司，似乎并无军

---

民府之制。但既然《明史》有载，又不可以虚言视之，亦或军民府之置，在元末较早时候，后又废为细沙寨，明玉珍时再改为宣抚司。在今湖北宣恩境。

5. 小土司的设置。除了以上高级别的大土司外，元末也设立了一些小土司，《元史·顺帝本纪四》载：至正十二年（1352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蹄什用、盘顺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长官司四、巡检司七。”这次四长官司、七巡检司的设置，应视之为元朝削弱大土司势力的一种措施。

除师壁安抚司外，元初、中期活动颇繁的又巴洞安抚司元末不见其名，可能也如师壁安抚司被析置为众多长官司一类的小土司。这说明元末时期，元王朝在采取笼络政策的同时，也还有相机制约的策略。

综上所述，元至正年开始到明玉珍据蜀以前，元末在鄂西南地区广置土司，整体格局如下：

宣慰司三：施南宣慰司、湖南镇边毛岭洞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

宣抚司七：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洞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及隆中路宣抚司、龙渠洞宣抚司。

安抚司六：忠孝军民安抚司、<sup>⑥</sup>横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册安抚司。

长官司：若干。

此外，又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和东乡五路军民府。

以上可见，元末鄂西南土家族土司设置数量多，级别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只有少数是对原有土司的提升，而大部分都系元末新置。由此，充分反映了元朝末期，中央王朝对鄂西南土司超常规的笼络招抚政策，也反映出元王朝政权衰落、鄂西南各土司借元末乱世之机大肆扩张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定的新形势。元末众土司的设置、分布格局，成为明初在鄂西南开展土司授职的前提，也为明、清两代鄂西南土家族土司设置与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玉珍进入三峡川蜀地区，至洪武四年（1371年）明升（明玉珍子）降明，明氏占领川蜀之地前后共十数年。处湘鄂川黔边区的土家族土司地区，正在明氏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鄂西南地区，更是其与元军及陈友谅军对抗的前沿阵地。明玉珍为了要牢牢守住川蜀一隅，稳定政权，对鄂西南土家族土司采取了封官许爵、积极争取的措施。

在整个明玉珍据蜀期间，总共在鄂西南设有一个宣慰司，即散毛沿边军民宣慰司；九个宣抚司，即施南宣抚司、镇南宣抚司、沿边溪洞宣抚司、忠孝宣抚司、大旺宣抚司、唐崖宣抚司、东乡五路宣抚司、忠路宣抚司、龙潭宣抚司等；三个安抚司，即高罗安抚司、五峰石宝安抚司、椒山安抚司等；二个长官司，即木册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另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和镇边五路总管府。对于其他元末诸土司，仍循元制，未作改动。可以看出，明玉珍时，对元末鄂西南地区的主要土司都重新进行了确认和调整，以设宣抚司为主，绝大部分予以提升，表现出对鄂西南土司的争取和利用。

## 参考文献

- 
- ① 宋濂,等.元史:世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② 宋濂,等.元史:石抹按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③ 屠寄.蒙兀儿史记:忽必烈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④ 宋濂,等.元史:李忽兰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⑤ 苏益馨.石门县志:卷6“山川志”[M].1818(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 ⑥ 宋濂,等.元史:泰定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宋濂,等.元史:文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⑦ 宋濂,等.元史:泰定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⑧ 宋濂,等.元史:文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⑨ 宋濂,等.元史:顺帝本纪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⑩ 宋濂,等.元史:顺帝本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⑪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82[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⑫ 宋濂,等.元史:顺帝本纪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⑬ 明太祖实录:卷73“甲辰11月庚辰”[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